



视界美术馆·郑瑰玺

由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荣宝斋画院主办，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宜昌市委宣传部承办的《丛林交响——郑瑰玺大景花鸟画展》9月10日至16日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展览展出郑瑰玺近年来创作的100多幅精品力作。学术主持刘曦林先生以“丛林交响”来概括郑瑰玺本次展览的学术定位，既是对郑瑰玺以花鸟见长、兼及山水的艺术创作特点的概括，也是对郑瑰玺深入生活、不负时代，主动自觉地以手中画笔展现花草繁盛、郁郁葱葱、鹤鸣九霄、生机勃勃的宏大时代气象的总结。

丛林交响

——郑瑰玺的花鸟世界

刘曦林 安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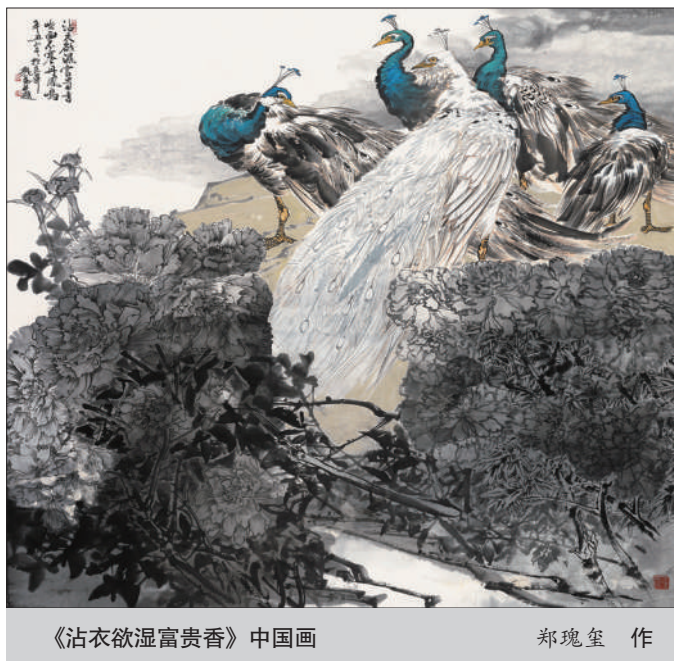
《群鹤振翅舞祥瑞》中国画

郑瑰玺 作



《群仙集庆》中国画

郑瑰玺 作



《沾衣欲湿富贵香》中国画

郑瑰玺 作



《水天一色》中国画

郑瑰玺 作

“丛林交响”，很自然地联想到西方音乐体系中的交响乐、交响曲。一套完整的交响乐一般分为四个乐章，具有丰富的音响效果和艺术表现力。灯下展读郑瑰玺的画册，品味其充满梦幻般绘画语言的图式、炫丽斑斓的色彩、独到的题材、大野雄强的气韵，不啻为欣赏一场雄阔瑰丽的交响乐。

郑瑰玺出身于湖北农家，年少的他曾跟着乡村画师学习用炭精棒画像，这份相对务农较为轻省的工作，给他带来很多的满足，也启迪了他内心深处对艺术的真正向往。17岁那年，郑瑰玺在集市上看到一个画室的招生广告，他回家跟父亲商量，决心要去学画。彼时郑瑰玺家的经济条件很是拮据，但是父亲懂得儿子的内心追求，他也心疼这个懂事的儿子，竭尽全力给他凑足了学费，又亲自把他送到当阳县城，希望他有个好前程。孰知郑瑰玺在县城里交了学费，等了十几天，学习班始终未能正常开课，学员们只得做鸟兽散，而茫然无措的郑瑰玺却被一位临时来代课的中学校长季士林慧眼识珠收留下来。从此少年郑瑰玺跟着季老师同吃同住，接受了严格的绘画训练。他从西方的素描、速写、水粉学起，打下了坚实的造型、色彩基础。又在季老师的引领下从宋元绘画入手，深入学习传统技法。宋朝绘画讲究法度，崇尚自然，注重写生，却不乏平淡天真的意趣，使他渐渐领悟到中国传统的花鸟画写生写意的真髓。

在季老师耳提面命的悉心教授下，这位农家少年终于蜕变为一个青年艺术家。他怀揣着对艺术世界的憧憬，如饥似渴地寻找一切学习的机缘，终于赶上了艺术蓬勃发展的新时代。20世纪90年代初，在多元的现代风潮中，他反过头重新钻研工笔画，他的《夏木林中听鸟语》、《梦里南国》、《斑斓之秋》等工笔作品甫一问世，即引起花鸟画坛的关注。此后他又一改工细的造型手法，兼蓄陈淳、徐渭、八大的水墨情趣，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半工半写的绘画风格。潘天寿言：“不同才是艺术。”回忆起这段反刍的研学经历，郑瑰玺说那时候就是想通过深入传统、扎根传统，为艺术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郑瑰玺的学艺道路，跟很多院校出身的画家迥异。少年时代的农村生活，使他对自然世界的山花野卉、杂树藤萝、珍禽异兽有了更深入更直观地了解。他热爱大自然，沉迷于表现自然景观的雄阔、质朴之中。大自然勃勃的生机赋予他撬开艺术灵感的密钥，他身居北京，却一直热衷于在家乡湖北神农架的原始森林里寻找作画的素材，热衷于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里获取创作的灵感。南国茂密的植被和生灵多样性一直是他的独特的花鸟画的源泉。综观郑瑰玺的花鸟画作品，总以浓重的笔墨氛围为基调，衬托出憨态可掬的金丝猴、瑰丽绚烂的孔雀、优雅高贵的仙鹤、潇洒飘逸的鹭鸶，犹如大提琴奏出清亮的长笛或小号。他的画笔下万物平等，无论是杂花野卉，还是珍稀林木、祥瑞瑞兽，那么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服从于他的主旋律。在画面的具体表现方法上，他打破了工写的界限，又将山水与花鸟融为一体，在用笔用墨方面，恪守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丰富性，追求传统中国画的笔法与墨法的趣味性、精神性，用不同的笔墨着力表现物种的丰富性、大自然的蓬勃生命力，又构成一派和谐的整体；他注重图式语言的创新，努力汲取外来艺术的滋养，在他的画面里，饱满的构图中总有几处醒目的绚丽色彩，既注重色彩冷暖的对比，又注重色相之间的调和，可一窥西洋绘画的装饰性，使画面散发着原始森林里的神秘、幽深、斑斓的意境和活跃的生命节奏。他的作品集合了中西艺术之长，又兼挑传统与现代元素。他以墨笔植物的同向节奏和动物的亮色点睛之笔组合为独创的大景花鸟的审美图式而自立于画坛。

近年郑瑰玺的作品，有些也另显一番风貌。从笔墨、构图、色彩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化和升华。画面水墨交融率意流淌，笔墨老辣醇厚，构图开始注意留白，整体意境与格调清高脱俗。他的《树之恋》系列大笔纵横，有构成之趣，力度强化，见豪犷之味，这也体现出他于传统与现代两端仍在不断深入学习和思考的步履。

欣赏郑瑰玺的画作，总感到一种山野之气扑面而来，仿佛身处世外桃源：那些潺潺的溪流、幽深的沟壑、大山深处的茂林修竹、可爱的金丝猴、各种翩然而至的禽鸟，无不呈现出人类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他的画面以潇洒灵动的笔墨，跳荡着雄强纵逸的情感，而他朴实的外表下，被祸怀玉，抱怀的又是一颗晶莹剔透的君子之心。他仿佛就应该是那些生灵的主宰，甚至不期然而然地化作对象，进入物我两忘的化境。古人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郑瑰玺笔下的大景花鸟作品，确乎正是从他心中流淌出的“丛林交响”的预演。

交响乐也可称为“交响诗”，画就是诗，就是文，就是心，强化综合修养，强化主观精神，是中国花鸟画家升华格调的根本途径。“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心画的诗情交响正是郑瑰玺未来的理想高峰。

郑瑰玺，生于1969年。1992年研修于北京画院，1994年10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培训中心导师、湖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荣宝斋画院特聘教授、湖北省国画院艺委会副主任、宜昌市文联副主席。作品入选第十一、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视界美术馆·马米娜

由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甘肃省艺术馆承办，中国国家画院人物画所学术支持的《墨彩游心——马米娜作品邀请展》（兰州站）将于9月24日至9月28日在甘肃省艺术馆（东厅）展出。

画境乡愁

尚辉

现代艺术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文明迁徙中的一种乡愁书写与复活。作为东乡族的女画家，马米娜一再地于她的水墨作品里倾泻出来的便是这种浓得化不开的乡愁情结，而她使用的绘画又是中国水墨艺术与西方艺术的结合，这使她的绘画颇能揭示文化演变中的多元现象。

东乡族自称“撒尔塔”，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中因聚居于中国甘肃省河州东乡地区，而被命名为东乡族。马米娜在考取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后一直在北京学习和工作，她是东乡族第一位获得美术学硕士学位的女画家。在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她接受了现代美术教育，既打下了西方写实绘画的基础，也具备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功底，而她的导师纪京宁、梁占岩等将她领进了现代绘画思维。如果说她来到北京接受的是现代文明中的绘画艺术教育，那么在她的绘画里描写和表现的则是她儿时的家乡记忆——那个沟壑纵横的黄土山岗，充满了浓郁民族色彩的乡村情结。从她开始工笔画创作的《等待就餐的“小满拉”》、描绘她同龄少女形象的《忆》《凝》到她用水墨写意创作的《残梦》系列、《她们的23岁》系列、《黄谷川的夏天》系列、《故乡》系列和《山房寻梦》系列等，她都没有离开对乡土情怀的书写。她的作品描绘的几乎都是她儿时的生活，她追寻的也主要是她故乡的人、事、物。可以说，这些画面共同组成的是她对往昔经历的追忆。是在现代都市文明之中对已离她远去的乡村民俗的怀念。

在《等待就餐的“小满拉”》中，马米娜不仅着眼于她所熟悉的“小满拉”质朴神态的刻画，而且通过占据画面巨大篇幅的屏风来铺陈东乡族的一些民俗装饰图案，从服饰文化的角度增强民族符号的传递。《忆》和《凝》中，她同样没有放弃那些民俗符号的表现，着意于对她同乡的同龄女性形象的刻画，画面只有人物肖像，那不苟言笑的神态，也暗示了与她同龄的少数民族女性对未来的思考。这些工笔画十分注重传统的勾勒晕染的运用，画面的生气却从撞彩、撞粉的活用中显示出时代气息与画家不羁的个性。这也说明了画家后来如何转向水墨写意的内在缘由。马米娜一直对她同乡的同龄女性投去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这或许正是她生活的巨大变迁却始终在内心持守一份温暖的乡恋所致。《她们的23岁》系列画了14幅水墨肖像，这些肖像并不以再现为目标，画家试图呈现这些曾与她共同成长的女性在23岁时的神态心境。那些女性显然是记忆与想象的结合体，故乡的她们依然淳朴、青涩、迷惘，对未来充满了一种欢愉的期待。马米娜在画23岁的家乡女性，但其实也是在画她自己。

乡愁，总是在生活的碎片里夹杂着丰富的民俗记忆。在马米娜系列作品里，不断出现的是山里窝着的几处分散的农舍，是房前屋后东一块西一块散置的麦田菜地。那里蜿蜒而出的是通向远方的山村小路，路上不断出现的是羊群。出村的吐着黑烟的拖拉机……而在另外一些画面里，常常出现的可能是背着手走街串巷的村长、晒太阳的东村大爷、挑水的姑姑、揉面的母亲以及村庄富裕后出现的摩托车……当然为这些画面留白填充的都是家乡那些白云似的羊群。她描写的是偏远山村生活的平静，是鸡鸣狗吠的田园日子，这些与她现在身处的灯火通明、高楼林立的京城是一种多么强烈的对比和反差啊！这份乡愁却始终给她带来其他任何物质都不能替代的一种内心补偿和宁静安详。这大概就是那些故土风物不断出现在她笔下的缘由，也连同她的绘画共同组成了她的精神世界。

马米娜又不完全是乡村生活的回忆者，现代的生活画面让她作品具有现代文明的表征。除了那几幅年的工笔画偏重于写实描绘，她的水墨人物几乎从不满足于如实刻画，而试图以新的感悟来抽出她印在心里的那些形象。深受巴黎画派代表夏加尔的影响，她画面的人物常常处于漂浮的状态，现实时空的描绘让位心理意象的表现，那些记忆之中的人与事都被重新排布于画面。就单体形象而言，她笔下的人物偏向于表性的描绘，形神合一，甚至以神来写形、以意来造型。水墨含筋裹骨，笔线却又像马蒂斯那样追求轻松和随兴，从而显现出一种自由、率性、恣肆的笔意。她的那些人物形象虽非再现现实，却也在自由舒畅的笔线之间呈现出她的观察与表现的深入。令人惊奇的是，作为一位在偏远乡村生活过的少数民族女画家，马米娜对中国传统笔墨有着很高的悟性。她深悟用笔之道，墨法的浓淡变化完全通过用笔来体现，而不是简单地墨分五色。用笔绵柔圆转，却内含骨法劲力，规避了那些直硬外露的笔法。这种用笔又巧妙地与宿墨相结合，显得更加湿润、枯淡和温润，她的水墨之中也喜爱夹杂一些赭石、脂粉、翠绿等纯净而透亮的色彩，鲜活却不轻浮，因墨与色分别勾勒而不觉得相互碍绊。应当说，马米娜的水墨写意语言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现代感，其画面既有平面分割的平整，也有单体具象的丰博：既有传统笔墨的含蓄，也有现代表现的畅快，甚至追求某种即兴的不完整性。显然，在中国画的现代性探索上，马米娜试图进行某种复合性的尝试，贯通传统与现代、融合笔墨与色彩、混搭具象与抽象。

马米娜的绘画让人迷恋的，正是她用现代艺术语言表达的一种怀乡意识。尽管那些作品中许多都是她自己经历的自述，像她高贵的芭蕾舞姿不经意间闯入粗朴的乡村，但更多的却呈现了一种现代社会对乡土与民俗的文化依恋。或者说，她的作品也浓缩了我们这代人历经城市化进程所难以割舍的一种文化乡愁。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



《壮乡展新颜》中国画

马米娜 作



《故乡的云》中国画

马米娜 作



《江西乐安湖畔写生》中国画

马米娜 作

马米娜，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东乡族，1987年出生，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硕士。民族文化宫民族画院（国家民族画院）艺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理事、中国女画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美术师。出版有《水墨心声——马米娜水墨作品集》《艺术典藏·当代实力派画家——马米娜（卷）》及合集多部，学术专著一部。